文史哲论丛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https://doi.org/10.63313/LHP.8056

从医人到立言：韩素音职业选择中的济世意识

—— 以韩素音“自传五部曲”为中心

肖 婷，俞曦霞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 200093

发布日期：2026年8月31日

摘 要

韩素音一生经历了医学与文学两种重要的职业实践。两者虽然属于不同领域，却共同构成了她认识中国社会、理解普通人生活的重要途径。本文以韩素音自传作品为中心，结合相关研究，考察其职业选择中所体现的责任意识及其与父亲家族儒家传统之间的思想关联。韩素音早年的医学实践使她直接接触战争、疾病与贫困，此后，写作成为她保存个人经验、书写中国社会并进行跨文化表达的重要方式。由医学到文学，变化的是介入现实的具体路径，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始终延续。儒家传统中的修身、济世和立言思想，为理解这一职业轨迹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解释框架。

关键词

韩素音；济世意识；儒家传统；医学实践；自传写作

From Healing to Writing: Han Suyin’s Humanistic Commitment in Her Career Choices

— A Study of Han’s Autobiographical Pentalogy

Ting Xiao. Xixia Yu*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Email: yuxixia@usst.edu.cn

Abstract

Han Suyin in her whole life has experienced two significant professions: medicine and literature. While in different fields, together they form the princip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Han came to know Chinese society and understand the lives of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Centering on Han’s autobiographical works and drawing on relevant researc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 俞曦霞是本文唯一通讯作者，上海理工大学教授，Email: yuxixia@usst.edu.cn.

文章引用：肖婷，俞曦霞. (2026). 从医人到立言：韩素音职业选择中的济世意识——以韩素音“自传五部曲”为中心. 文史哲论丛, 2(3), 1-5.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DOI: 10.63313/LHP.8056

between the responsibility in her professional choices and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of her paternal clan. Han Suyin's early medical practice brought her into direct contact with war, disease, and poverty. Writing thereafter became a vital means of preserving personal experience, documenting Chinese society, and engaging in cross-cultural expression. The shift from medicine to literature marks a change in her mode of engagement with reality, while a sustained concern with lived experience remains a constant throughout.The Confucian ideals of self-cultivation (xiushen), commitment to social betterment (jishi), and establishing a lasting legacy through writing (liyan) provide an important cultural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Han's professional trajectory.

Keywords

Han Suyin; Humanistic Commitment; Confucian Tradition; Medical Practic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韩素音是 20 世纪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中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作家。她出生于中国，接受过欧洲教育，早年学习医学，抗战时期回到中国从事医疗工作，后来又以英文写作在国际文化空间中产生影响。医学与文学构成了她人生中两个重要的职业领域，而抗战时期的经历则成为连接二者的关键阶段。

已有研究主要从身份认同、自传叙事和跨文化交流等方面考察其文学创作。邓建华、彭彤关注其女性自传中的种族、性别与民族国家话语；李宪瑜讨论其自我陈述与“中国想象”之间的关系；张松建则将她置于冷战时期的亚洲文化语境中考察其亚洲认同[5-7]。本文进一步从职业经历入手，考察医学实践与文学写作之间的联系，并将这一职业轨迹置于中国传统儒家的责任伦理中加以理解。

本文所论的济世意识，是指个体以自身专业能力回应社会现实、承担公共责任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与儒家传统中的修身入世思想具有内在关联，同时又在现代职业语境与跨文化空间中形成了新的实践路径。中国传统士人文化重视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大学》以“修身”为起点，将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左传》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则从不同角度说明个人可以通过行动和著述获得社会意义。韩素音所处的时代已经与传统士人社会有了根本区别，但这些思想仍可作为理解其职业选择的一种文化参照。

2. 家族记忆与责任意识

韩素音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其家庭和家族经历有着密切联系。童年时期，父亲的留学经历便以完成了责任伦理的启蒙：父亲早年赴比利时学习，在接触西方科学与工业革命的过程中，逐渐萌生了以科学和实业改造中国的理想[1]。这种家庭经验成为她理解个人责任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来源之一。1939 年，她回到成都认祖归宗，正式进入周氏家族家谱，族人按照辈分称她为“三女儿”[2]。这一经历使家族历史从父辈的叙述转化为她自身的生活经验。此后，她在自传中反复书写父母、亲属和家族往事，个人记忆也由此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联系起来。

家庭经验不仅构成了韩素音认识中国的重要起点，也影响了她对个人责任的理解。传统儒家思想重

视个人与家庭、社会之间的关系。《大学》以“修身”为起点，将齐家、治国、平天下置于相互联系的秩序之中，体现出由个人修养走向社会责任的思想路径[8]。这一思想结构为理解韩素音后来表现出的责任意识提供了一种文化视角。在韩素音的经历中，家庭关系并未停留于私人生活层面，而是逐渐延伸到她对社会和职业的认识。抗战爆发后，她选择中断在欧洲的学习返回中国，并将所学医学投入现实生活。个人经历、职业选择与社会责任由此形成了连续的关系。

3. 医学实践：从个体生命进入社会现实

1937 年抗战爆发时，韩素音正在欧洲学习医学。她随后决定返回中国。多年以后，她回忆这一决定时认为，中国正处于战争之中，她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回到中国去，即使后来发现选择并不合适，也可以重新开始[2]。这一选择使医学与现实社会发生了直接联系。医学不再只是个人职业规划，也逐渐成为她认识社会现实、回应时代处境的一种实践方式。

1938 年到达武汉后，韩素音以志愿者身份进入伤兵医院工作，却发现战时医疗条件十分有限，医院缺少药品和合格医务人员，入职之初便直面坏疽感染带来的生死困境，战争对个体生命的碾压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在她面前[2,13]。 医疗实践与理想之间的距离由此显现出来。医生能够救治伤员，却无法阻止战争；医学能够处理具体的生命问题，却不能独立解决战争和贫困造成的社会困境。

在成都期间，她进一步接触基层医疗。助产工作使她进入普通家庭的生活，也让战争所造成的贫困和社会问题以更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与战地医院相比，这些经验减少了战争叙事的宏大色彩，却更加接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段经历改变了她观察中国的方式。战后在香港玛丽医院急诊部任职期间，这种认知得到了进一步延续：她在急诊部接触各类危重病症，凭借精准诊断逐步获得行业认可，同时也感受到科室内部的人际张力与职业压力，更直观体会到种族与阶层结构对个体健康的深层影响[3]。社会现实不再只是战争本身，而是具体地存在于家庭、疾病、贫困和个人命运之中。她逐渐意识到，个体的病痛始终嵌套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之中，仅靠临床诊疗只能解一时之厄，无法从根本上回应战争与贫困带来的普遍困境。医学由此成为她理解社会的一种实践，也让她对济世的实现路径产生了更深入的思考。

4. 从医疗经验到文学书写

医生生涯使韩素音深入理解了战争这一残酷的社会现实，而她对这些经验的回应并不止于医学工作。事实上，韩素音很早就形成了以文字记录个人生活的习惯，这种习惯成为她日后走向文学书写的起点。抗战初期，在与第一任丈夫唐保黄的共同生活中，保黄以道德修养为名要求她每日写日记，但她在这本写给他人看的日记之外，又偷偷在小纸片上写下自己的真实观感 —— 旅途中的空袭、断炊的窘迫、天空的色彩，以及流离失所的百姓[2]。第一次婚姻中的压抑、痛苦与困惑，非但没有中断她的书写，反而使她在记录个人处境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从具体生活经验中提炼叙述材料的方式。她后来回忆，在成都助产学校工作期间，每晚回到医院便将这些零散的笔记整理连贯，“把零散的素材连贯起来”，这些个人真实观感最终成为《目的地重庆》的原始素材[2]。正是这些早期的个人记录与书写实践，为她日后的作家生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目的地重庆》的写作与韩素音在成都的医疗工作密切相关。据她在该书序言中回忆，她利用空袭间隙在油灯下写作，并将书稿带进防空洞[13]。医疗工作使她接触医院、家庭和基层社会，疾病、贫困以及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也进入了她的笔下。（崔峰）Cui 与 （亚历克斯•蒂克尔）Tickell 以亚洲去殖民化为整体框架，将韩素音置于亚洲去殖民化的历史语境中，讨论其文学活动的跨文化政治意义[11]。

在《目的地重庆》中，韩素音将个人所见与战时生活联系起来，对医院、疾病、卫生以及普通人的

日常处境进行了具体描写。杰弗里·马瑟（Jeffrey Mather）指出，作品中的医学、卫生与身体书写，与战时中国的现代性经验相互交织[10]。医疗工作使她获得了观察普通人生活的直接经验，而写作则将这些见闻保存下来，并形成对战时社会的具体叙述。

随着创作的展开，韩素音的关注范围逐渐超出医疗现场，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变化。郭紫薇（Florence Kuek）从伦理文学批评视角讨论韩素音自传中的伦理选择与身份问题，关注其人生经历与写作实践之间的关系[12]。从早期记录个人生活，到书写战争中的所见所闻，韩素音逐渐形成了以个人经历观察时代的写作方式，也为后来通过文学回应社会现实提供了基础。

5. 从“济世”到“立言”

韩素音后来的自传写作逐渐将个人经历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伤残的树》《无鸟的夏天》《吾宅双门》《再生凤凰》等作品以家庭记忆为线索，将个人成长、家庭变迁与中国近现代历史联系起来，形成了由个人经验通向历史叙述的书写方式。既有研究已从多个维度揭示了韩素音自传写作的社会与历史内涵。李宪瑜指出，韩素音等作家的自传性写作中，自我陈述与中国想象彼此交织，个人经验也参与了中国形象的建构[6]。邓建华、彭彤从身份、性别和民族国家等角度考察韩素音的女性自传，指出她的个人书写始终与更广泛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相联系[5]。（崔峰）Cui 与 （亚历克斯•蒂克尔）Tickell 则从亚洲去殖民化的历史语境讨论韩素音，强调她的文学活动与 20 世纪亚洲的政治、文化变迁相互关联[11]。由此，韩素音的自传写作呈现出由个人经验走向社会历史的书写特征。

这种由个人经验走向社会和历史的写作方式，与传统士人文化中的“立言”观念具有一定的思想关联。《左传》提出“立德、立功、立言”，将著述视为个人参与社会、实现价值的重要方式之一[9]。韩素音以英文写作，将个人记忆、战争经历和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带入跨文化传播空间，使私人经验获得了超越个人生活的公共意义。冷战语境下，她进一步通过巡回演讲、对外文化交流等方式，持续向西方社会呈现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4]，也让传统的立言思想在跨文化语境中获得了新的实践形态。由此，写作成为韩素音参与社会的一种方式。她通过文字保存个人与时代的经验，使具体的生命感受进入历史记忆，也使中国普通人的生活获得更广泛的表达空间。医学实践与文学书写由此形成前后相承的关系：前者提供现实经验，后者将经验转化为公共表达。

6. 结语

韩素音的职业经历呈现出医学实践与文学书写彼此衔接的发展轨迹。抗战时期的医疗工作使她深入接触战争与普通人的生活，这些经验又逐渐进入《目的地重庆》及其后来的自传写作。个人经历由此获得了社会和历史的意义。从这一职业轨迹来看，医学与文学属于不同的实践领域，却共同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之上。儒家传统中的修身、济世与立言，为理解这种实践路径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现代职业环境则使这些价值通过医学实践、文学书写和跨文化表达获得新的表现形式。韩素音从医到文的经历，呈现了个人知识由专业实践走向公共表达的过程。对现实的观察、对个人责任的承担以及对时代经验的记录，共同构成了这一职业轨迹的内在联系。

致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当代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书写研究》（24BWW038）

参考文献

[1] 韩素音. 伤残的树：我的父母和童年[M]. 祝珏，周谟智，周蓝，译.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a:56-57

[2] 韩素音. 无鸟的夏天：1938—1948[M]. 陈尧光，黄育馥，张静尔，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94,12-14,38,28-30,121-122.

[3] 韩素音. 吾宅双门[M]. 陈德彰，林克美，译.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b:41-42.

[4] 韩素音. 再生凤凰[M]. 刘瑞祥，纪春英，何祚康，等译.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c.76-79.

[5] 邓建华，彭彤. 身份认同中的种族、性别、民族国家话语——韩素音女性自传的跨文化解读[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4（3）：116—118.

[6] 李宪瑜. 自我陈述与中国想象——凌叔华、韩素音、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4）：11—22.

[7] 张松建.“亚洲的风雷”：冷战年代韩素音的亚洲认同[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5）：121—140.

[8]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3-4

[9]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1:1097

[10] Mather, Jeffrey. Hygienic Modernity and Han Suyin’s Destination Chungking[J].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2020, 22(7): 916—932. DOI:10.1080/1369801X.2020.1753553.

[11] Cui, Feng, Tickell, Alex. Han Suyin: The Little Voice of Decolonizing Asia[J].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2021, 57(2): 147—153. DOI:10.1080/17449855.2021.1894676.

[12] Kuek, Florence. A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f Han Suyin’s Autobiography: Braving Irrationality[M]. Abingdon: Routledge, 2025. DOI:10.4324/9781003466918. 42-43

[13] Han, Suyin. Destination Chungking[M]. London: Panther Books (Granada Publishing Limited), 1973. First published 1942 by Jonathan Cape Ltd.57, 7-8.